

談	我
戀	和
愛	中
	文

あらいひふみ
新井一二三
・ 第26號作品

中文，讓我成為現在的自己



哈臺族導演
北村豐晴

精采對談



愛中文作家
新井一二三

引言：

新井一二三，用中文創作的日本人。大學第一次聽到四聲中文聲調「媽麻馬罵」就一聽鍾情，在咖啡店讀中文小說竟然還會臉紅心跳，簡直跟談戀愛沒兩樣……出版二十六本中文作品，說遇見中文等於改變了新井一二三的人生之路，絕對不過分。

北村豐晴，在臺灣生活將近二十年的日本人。擁有導演、演員、日式料理店老闆等多重身分，夢想成為一個最會拍「國片」的日本導演。

兩位同是學習中文的日本人，一位成為用中文書寫的作家，一位成為在臺灣落地生根的導演。難能可貴邀請兩位用他們喜愛的語言，進行這一場有趣豐富的對談。

對談

1

中文是任意門，也是武器？

對新井一二三來說，中文是「好聽好看又好玩」，中文好像一道任意門，在華人世界穿梭自如，那麼對於導演北村豐晴而言，中文是什麼氣氛呢？而兩位在學中文的過程中是否曾經遇到瓶頸？如果有，當初是如何克服學習語言的挫折？

新井：我學中文已經有三十五年了，還跟當初一樣喜歡它，該可以說到了「百年好合」的地步吧？我在學中文的道路上，似乎從來沒遇到過什麼瓶頸；因為喜歡，所以聽，所以看，所以寫，所以說，就是這樣而已。當我二十五歲移居加拿大的時候，還以為從此我跟英文的關係更加密切，跟中文恐怕要疏遠了。但是，誰料到？即使在北美東部多倫多待

的六年半時間裡，我和中文的關係也越來越深，一點都沒受到英文這第三者的影響呢。如今已回家鄉東京定居將近二十年了，每天在網路上看和寫的中文，還是比日文、英文多。從前我常說，自己是在中國各地的鐵路上通過跟各地老百姓的談話中學到的中文，後來卻改說，是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以及港臺新馬等華人地區，再加上中文網路上磨練出來的中文了！

北村：哇！哇！好厲害ㄟ！妳對中文真的……中文是讓我更有自信的一種武器、工具。我從二十二歲開始學中文，那個時候很想當舞台劇演員，但是會演的人非常多，外型長得帥的人也很多，我卻什麼都沒有，所以想要去學一種武器。當初還以為大概一、兩年就可以學到一個程度，又看到徐若瑄、

歐陽菲菲即使有自己的腔調，也能夠在日本發展得很好，我應該也可以學得不錯。但是學一學，都沒有學得很好，尤其是發音上一直都不是很標準。像我在臺灣已經住了快二十年，要搭計程車到通化街，一上車說我要到通化街，計程車司機馬上就問日本人嗎？我才說一句話就被發現了，接著司機就開始讚美，你中文說得很好，來幾個月了？我心裡默默回答十九年，覺得很不好意思。

對我來講，發音真的比較難，一開始很希望自己的發音可以像臺灣人一樣，但大概過了十年，我就想說好吧，就算了吧。有一段時間，我很討厭臺灣人聽不清楚別人講話時發出「蛤」的聲音，讓人很不想講話。我之所以很注意發音也是不想聽「蛤」的一聲。反正我講日文有關西腔，講中文有日本腔，兩種語言都有腔調，這是一個特色，發音的問題我

已經放在旁邊，只希望大家聽得懂我講話就好。目前比較困擾的是，我的日語在退步，但是中文沒有進步，變得好像是個八成語言的人。

在學中文遇到挫折時，我只是繼續不放棄學習，再加上我很愛講，抱持著錯了又怎麼樣的態度，盡量講就對了。

新井：學語言真的有意思。我如今年紀一大把，而且住在日本東京，身邊又沒有講中文的朋友，可我的中文還是每天在進步。你相信不相信？就像最近到處有人談到的人工智能，先讓它記住了很多很多語句以後，它才能掌握人類的邏輯思路一樣，中文詞語之於我，也是在看了聽了很多次、甚至很多年以後，偶爾跟魔術一樣，忽然間變成自己的血肉，能夠自然用上的。這些年，因為網路等科技的發

達，看聽中國或臺灣的文章、影片等機會，比過去多得多了。加上中文電影、影片，不都有中文字幕嗎？哪裡有更好的教材？我在等兒子從補習班回來的一、兩個鐘頭裡，就能看完一部電影，而且是免費或者價錢特別便宜的。今天的資訊環境，由我看來特別奢侈。當初，我買來學中文的卡帶，一盒要三千八百日圓（約合一千新臺幣）的。所以，年邁不一定是壞事；對周圍的一切能欣賞感恩。

對談

2

和中文一起生活，不寂寞嗎？

「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藉由中文，兩位都交上了許多各行各業的講中文的朋友，但對於自己周圍的日本朋友們，他們是如何看待中文？在日本生活圈只有自己講中文，不會特別寂寞孤單嗎？

新井：沒有啊。我的生活好比戴著看不見的3D眼鏡。任何事情都用日中英三種語言來思考，一切都變得立體，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角度，好比是楊德昌的導演作品《一一》的小主角洋洋拿照相機專門拍人家的背影一樣，真過癮。我有這副3D眼鏡，反而看得出來，即使在臺灣和日本這樣又親近又密切的國際關係裡，也都因為缺少對彼此語言文化的深刻理解，有時會發生嚴重的誤差，例如《灣生回家》原作者假造身世個案。至於在我周圍的日本朋友們怎麼看我的問題，還好我當上了大學教員，學術界有的是耽溺於專業領域不能自拔的所謂「瘋狂學者」(mad scientists)，我的瘋狂程度也不怎麼突出。

北村：我是靠緣分交朋友的，從剛開始在北京的四



壹

令人怦然心動的 「媽麻馬罵」

我和中文談戀愛

對中文一聽鍾情

真沒有想到世上竟然有這麼好玩的語言！我覺得，說中文簡直跟唱歌一樣舒服，而且有大腦裡分泌出快樂荷爾蒙多巴胺，叫人出神的感覺。

一九八一年我念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作為第二外語選修了漢語。說起來好神奇，我在一年級第一學期的第一堂課上，就對它一見鍾情了。更準確地說，我對它是一聽鍾情，因為最初吸引我的是漢語的聲音，尤其是聲調。

在課堂上，老師教我們說：媽、麻、馬、罵。

第一聲「媽」呢，好比是演員培訓班的發聲訓練一樣。在咱們早大大隅禮堂外，不是天

天都有穿著運動服的男女一會兒翻跟斗，一會兒發出很大的聲音嗎？就是那個樣子了。同學們，嘴巴大開，吸進空氣，大聲說「あー」。現在，大家一起說說看「媽」！好。

第二聲「麻」呢，是當你吃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然發出抗議的聲音時，就會說「えーっ？」對不對？就是用那個調子說「麻？」對了，對了。

至於第三聲「馬」呢，這是你聽到別人講話，佩服不已的時候，會說出來的「へーえ」，就是用那佩服的調子說「馬」。不錯，不錯。

最後是第四聲，學一下烏鴉即可。牠怎麼叫呢？「かー」，對不對？好，現在大家學烏鴉的調子給我說「罵」。好極了。

現在，把四個聲調連起來說說看。「あー、えーっ、へーえ、かー」，「媽、麻、馬、罵」。

我們做學生的都目瞪口呆。哎喲，原來這個世界上，有這麼好玩的語言呢！從小就說有聲調的語言長大的人，也許司空見慣，感覺不到吧。但是，我們日本人從小講的是平坦到不可能再平坦的日語，あいうえおかきくけこさしすせそたちつてと，說話跟念經沒有區別，結果越說越發暈。

以我姓名あらひひふみ (Arai Hifumi) 為例。曾經在加拿大的時候，有位老師問過我：在妳名字中，重讀音節是哪一個，是Hifumi還是hiFuMi，抑或是HiFuMi？我只好老實實地回答說：沒有，全平，是hifumi。多麼不好意思啊！相比之下，那「媽麻馬罵」要說出來，首先得吸進很多氧氣，然後說話要動的肌肉範圍也特別廣，從氣管底下到口腔裡各個地方的肌肉，全要動員起來。連舌頭都一會兒得使勁說「了」，一會兒得捲起來煞有介事地說「人」。

真沒有想到世上竟然有這麼好玩的語言！我覺得，說中文簡直跟唱歌一樣舒服，而且有大腦裡分泌出快樂荷爾蒙多巴胺，叫人出神的感覺。直到今天，我站在課堂上教日本學生漢語，每次都自然會非常開心，不由得高興起來。

記得那天下課回家的路上，我們班的同學們，都彼此說著剛剛學會的中文客套話「麻煩你了！」「不麻煩！」「明天見！」等等，叫行人們詫異地注視：這批人怎麼搞的？難道瘋了是不是？除了年輕人確實容易瘋瘋癲癲以外，主要還是中文非常好玩所致。

那年在早大政治經濟學系教我們漢語的是日本數一數二的中文音韻學專家藤堂明保先生。多年後回想初學中文的日子，我不能不覺得自己的運氣特別好。藤堂老師當年還兼任飯田橋日中學院的院長，所以我也不久就開始上日中學院夜間部了。

在早大政治經濟學系，第二個中文老師是當年剛從北京過來不久的楊為夫老師。楊為夫老師的教學方法，強就強在對北京話的發音要求非常嚴格，尤其對日本學生很難掌握的捲舌音，絕對不允許馬虎。站在學生座位旁邊，楊老師簡直要把手臂放進嘴裡似地嚴厲要求：「把你的舌頭弄成湯匙形狀，然後往裡，再往裡，更往裡，好，現在說給我聽：這、是、什麼、書？」當我們學外語時，掌握準確的發音至關重要，但是教發音卻非常費事，很不容易。所以，我至今衷心感激楊為夫老師當年熱心的教導。

中文好聽、好看又好玩……

我和中文談戀愛，剛開始的一年是全靠耳朵和嘴巴。中文聽起來很悅耳，說起來則由大腦分泌出快樂荷爾蒙來，令人特別高興。

當年，我們剛入門第一年用的中文課本，是以漢語拼音為主，以簡體字為輔。連我們用的《岩波中國語辭典》也像英文辭典一樣，按照羅馬字的順序排列字詞。比如說，要查「中文」，就查 *n-h-o-n-g-w-e-n*，不外是為了叫日本學生專注漢語普通話的準確發音。

眾所周知，日文也用漢字。日本的小朋友，在小學畢業以前，就要學會一千零六個漢字，在高中畢業之前，則要學好大約兩千個漢字。雖然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國語改革，當代日本漢字的字體，跟中國大陸的簡體字或者在臺灣、香港通行的正體字都不完全一

樣了，但是稍微花點時間就可以習慣，會看懂。這情形跟歐美大學生得從頭學方塊字，居然是兩回事。當日本人讀起中文來，學習漢字的過程基本上可以免除掉。反之，重點在於：如何排除漢字的日本讀音造成的干擾。要是把「中文」兩個字，用日語發音唸成「ちゅうぶん、chuu-bun」，或者把「漢字」兩個字念成「かんじ、kan-ji」，可不行，誰也聽不懂。所以，教日本學生中文，藤堂老師的想法是：剛入門的時候趕緊抓好發音，把時間花在漢語拼音的讀寫上；過一年，到了中級階段，才引進中文閱讀都不遲。

我和中文談戀愛，剛開始的一年是全靠耳朵和嘴巴。中文聽起來很悅耳，說起來則由大腦分泌出快樂荷爾蒙來，令人特別高興。果然世界上，中國人、華人歷來以愛說話聞名。我也馬上受到影響，除了在學校裡聽聽說說以外，回到家裡，還要聽錄音，甚至洗澡的時候也把錄音機放在洗澡間的玻璃門外，聽著播放的聲音洗洗刷刷時而出神了。

我認為，戀愛的本質在於：在對方的存在裡發現美。有人喜歡聽音樂，覺得特定的旋律或者音色無比美麗；有人喜歡繪畫，被特定畫家作品裡的美迷住了不能自拔。一個年邁的數學家在退休演說中說道：他中學時發現了數列之美，後來的五十多年都沒有變心。即使喜歡運動或者騎摩托車等熱愛戶外活動的人，我也相信他們從中發現了某種美。

現在，我教日本學生中文，常提到：中文的「漂亮」兩個字是「美麗」的意思。但是

「漂浮」的「漂」和「光亮」的「亮」，加起來怎麼會有美麗的意思呢？據說，是公元前的中國人把絲綢放在水裡洗淨的時候，看到光線反射，水中發光，覺得非常美。所以，他們後來用「漂亮」兩個字來表示「美麗」。也許，你們之中有人談過戀愛吧，請你回想一下，當你從遠處看到他／她的時候，有沒有發現，在眾人裡面，只有他／她一個人顯得特別亮？那就是古代中國人看水裡的絲綢發現的美，顯然視覺跟心理以及思維，全串在一起。美不美啊？所以，我跟中文談戀愛呢。

言歸正傳，講回我開始學中文的第二年。經過專門看拼音的春夏秋冬，教材上終於出現中文簡體字了。我在課餘時間自己看中文小說，是當年日本的一種教材，翻開看時，左邊印著簡體字原文，右邊印著羅馬字的拼音。那樣子，邊看小說就可以邊學中文普通話的發音。如果遇到生詞，按照拼音去查《岩波中國語辭典》也方便得很。就那樣，二十歲的我看了魯迅的《吶喊》、老舍的《駱駝祥子》、巴金的《家》、茅盾的《子夜》等以五四文學為主，中國一九二〇、三〇年代的經典作品。

魯迅、老舍描寫的世界，是二十世紀初，從清末到民國，用當年大陸的說法就是解放以前的中國社會，跟我生活的一九八〇年代日本完全不同，也一點兒都不像大紅大綠的橫濱中華街。反之，中國近代文學普遍很黑暗，卻有獨特的美，安靜到幾乎是無聲且很深刻的。一

時我深受吸引，甚至有一次，在東京高田馬場火車站對面芳林堂書店大樓地下的一家咖啡館，邊喝咖啡邊看中文小說，忽然發覺自己心跳得特別快，臉都有點發熱了。怎麼回事呢？果然，我看中文小說時的生理反應，跟談戀愛時一模一樣。

可以說，從一聽鍾情開始的戀愛，當時就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尤其與張愛玲的作品豔遇以後，我被中文之淒美與華麗深深迷住了。若說五四文學叫我看到了中文理性、男性的一面，張愛玲則叫我看到了它感性、女性的一面。總之，全部用漢字寫的中文，一看就跟英文、日文很不一樣。

英文用的是標音而不表意的羅馬字，結果第一印象平靜得猶如黑白照片，需要讀者在自己的腦子裡用手工把一個又一個標音文字像玻璃球一般串起來，整個畫面才會變成彩色項鍊，從中浮現出各種故事來。至於日文，標音的兩套假名和表意的漢字混合在一起，乍看就像縱橫填字謎，叫人非得匆匆把假名表達的聲音跟漢字表達的內容結合起來確定文意。

有一位中國編輯說：日文因為夾著假名，給人不確定、曖昧的感覺，叫人不舒服。但是，同一件事情，由一位臺灣編輯說來，倒成為：日文因為夾著假名，想像的空間很大，給人自由的感覺。相比之下，中文畫面全由表意的漢字組成，包括象形和會意，一個又一個漢字都開著嘴巴自我主張，給人的印象好不熱鬧，就像橫濱中華街的大紅大綠商店招牌以及密



切。
密麻麻的臘鴨子。那感覺也很像香港茶樓裡賣的很多種點心，或者說是英國庭園裡盛開的種種花兒，又或者說是在托兒所窗戶邊等著媽媽來接回家的娃娃們。總之，叫我覺得非常親